

婚姻大事

电视剧《党员二愣妈》导演
张元龙的又一部力作

婚姻大事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二十集电视连续剧

婚姻大事

张元龙 编剧

(根据何群仓小说《路上有狼》改编)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婚姻大事/张元龙编剧. — 呼和浩特: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 2006. 8

ISBN 7-204-08554-X

I. 婚… II. 张… III. 电视文学剧本—当代 IV. I23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95420 号

书 名 婚姻大事

编 剧 张元龙

责任编辑 李 杰

封面设计 徐敬东
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

印 刷 呼和浩特市百银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×1168 1/32

印 张 11.625

字 数 280 千

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一版

印 次 2007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 1—6000 册

书 号 ISBN 7-204-08554-X/I·1783

定 价 28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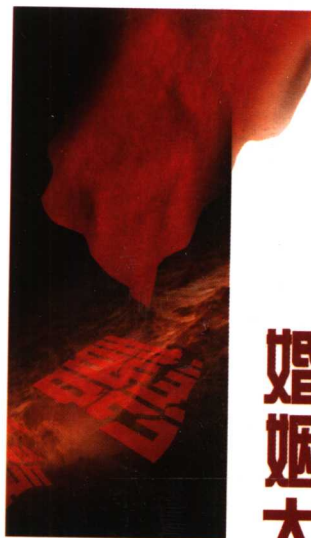
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。联系电话:(0471)4971562 4971659



作者简介

张元龙，内蒙古托克托县人，汉族，1953年8月生于黄河岸边一个叫河口的村庄。1983年毕业于南开大学，同年入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工作，国家一级电影导演，内蒙古自治区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，被授予全国百佳电视艺术工作者、全国十佳电视导演、内蒙古首届十佳电视艺术家、内蒙古自治区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等称号。

其编导的作品荣获飞天、金鹰、金穗、华表、全国“五个一”工程优秀作品奖等国家级大奖十六项，并三次问鼎飞天一等奖，《党员二楞妈》被选入由中宣部、文化部、广电总局、新闻出版总署、中国文联、中国作家协会共同选编的建国五十周年舞台艺术精品文库。



婚姻大事

内容提要

这是一部爱情悲剧。说的是北方某山村的几个年轻人找对象的事儿。

叶红荞与汪百成真诚相爱，可是来自家庭、社会的阻力却相当大，以致他们的爱情之路充满坎坷，风浪叠起。

如果我们把这部剧看作中国版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，也许会对我们解读剧中人物的感情世界有些帮助。一对苦苦相恋的年轻人，青春激情，健康美好，这是多好的事儿啊！然而，所有的社会力量都在阻拦和绞杀他们的爱情，甚至包括他们所有的亲人都在强烈地反对他们走向婚姻。这是为什么？我们的生活出了什么问题？

只因为相爱，叶红荞遁入空门，当了尼姑。

只因为相爱，汪百成被游街批斗，投入监狱。

歧视与麻木。

愚昧与冷酷。

这不是天方夜谭。

这是我们真实的生活场景。

一群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庄稼汉互相撕咬着，鲜血淋漓，呻吟不已……

乱世如晦，叶红荞和汪百成仍然不肯低下他们高贵的头颅，他们不服！

宁肯受难，良知决不媚笑。

宁肯毁灭，肉身决不下跪。

这是人的尊严。

这是苍茫大地上一抹挣扎摇曳的希望之光。

《婚姻大事》情深如海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欲建和谐社会，必先剔除不和谐现象，欲建和谐社会，必先捋顺人心，而欲捋顺人心，必先让每一个社会成员有一颗温暖而柔软的心，就像叶红荞腔子里的那颗心一样。

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，是一个浩大的工程。这个工程最核心的部分，无疑是十三亿心灵的苏醒，三岸村老少爷们儿从冰天雪地走到春暖花开的艰难历程，不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缩影吗？

我们拈花微笑。

自序

这个电视剧的创作，经历了许多曲折和艰辛，现在总算是制作完成等待播出了，会不会赢得观众的泪水和笑声，我不得而知，让我永远难以忘怀的，是过程。

拍这个电视剧的时候，正好赶上西安最热的日子，全体演职员一个个汗流浹背，却要拍出三九严冬寒风刺骨的感觉，头上明明骄阳如火，却要拍出大雪飞舞狂风呼啸的隆冬气氛。化肥、咸盐、白灰、黄土、塑料颗粒、锯末面子……能用的都用上了，鼓风机、大蒲扇、三合板乃至人工口吹，该使的招都使上了，为的就是让您在看电视剧的时候有一份真切的冬日的感受。

拍片子就像把自己放到大锅里煮，煮自己的血，煮出一盆子，倒掉，再煮下一盆子，就这么没完没了地熬煮下去，所有影视工作者的生命就这么年复一年地熬煮下去，直到死。

本剧的摄影师鲁戈后来倒在了另一个电视剧的拍摄现场，鲁戈倒下去就再没有起来。我常常闭上眼睛想鲁戈，他太年轻了，才三十六岁，他实在是太累了，一天要是能睡四五个小时就好了，那样的话他就不至于死。我为他感到遗憾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太优秀太聪明也太可爱了，他总能在我黔驴技穷一筹莫展的时候让我峰回路转柳暗花明。在后来没有他的这些创作日子里，我强烈地感到了什么叫做一片空白，我很想念鲁戈。

片子的播出还不知时日，这要取决于有关部门对它的审查等等，朋友们建议把剧本印成书的样子，我说好吧，就算是我对鲁戈的一个念想吧。

第一集

爱情是两个人的事
情，而婚姻就不仅仅是
两个人的事了，往往有
许多相干的和不相干的
人介入进来。

这是一处关中的农家小院，院里收拾的也还整齐。吱呀一声响，进来一位推自行车的男人，这人像个公家人。

他径直推着自行车到了上房门口，咳嗽一声。

拴拴媳妇马水鹅撩着门帘从屋里出来：“老高，啥风把你刮来咧？”

马水鹅左手扶着右边硕大的奶子，面无表情地打量着蓝褂、蓝裤、红头涨脸梳个大背头的老高。

驻村干部老高支住车子，说：“公社安排三夏工作，我刚到北堡去催了一趟，走的渴了拐进来喝口水。”

说着，俩人前后进了屋门。

一进门，驻村干部老高问：“不在？”

马水鹅斜他一眼：“给羊割草去咧。”

老高顿时变得轻爽许多，他抓起一把蒲扇扇着，同时笑眯眯地

瞅着马水鹅。

马水鹅嗔怪地：“你还知道来呀，我以为你跌到井里咧！”水鹅边说着边给老高倒水。厨架上的罐头盒子里是滋补气血的红糖，水鹅给老高的水碗放了一勺。

老高喝着红糖水，笑眯眯地瞅着马水鹅。

马水鹅爬上炕沿，抓起笤帚扫炕，炕上是一条脏兮兮的格子布床单，笤帚在床单上刷刷地扫着，水鹅弯腰背对着高远。

老高：“快不要扫你那个炕咧。”

公家人叫高远，是龙峪公社的驻村干部。此刻，高远放了杯子轻轻用扇子在水鹅肥大的屁股上拍了几下。马水鹅轻声哼哼着，说：“骚情，你一走就把人忘在脚后跟上咧。”

高远：“我忙咧么。”

高远说着向水鹅身上靠近，马水鹅呻吟着，本来就妩媚的双眼越发风情万种。她喘息着，说：“贼胆大，小心死鬼快回来咧。”

高远笑着把水鹅掀到炕上，水鹅扭动身子，老高坏坏地乐了：“那还一劲儿扫你那个炕！”

俩人忙慌慌地解扣宽衣。

院里很安静，几只公鸡母鸡在静静地觅食，麻雀在屋檐上喳喳地叫着。

拴拴背着一背青草进院了，他弓着腰看了一眼院里支着的自行车，先到厦子房台阶上把背上的草卸了。

他知道这是谁来了，于是怯生生地站在厦子房门前，冲上屋吼道：“兔子喂了没？”

上屋没人接话。

拴拴可怜巴巴地看了看上屋，无奈地低着头朝院外走了。

出了院门，脚下有几颗驴粪蛋，拴拴不禁火起，一脚踢出好远。

高远和拴拴媳妇水鹅提着裤子，跳到地上满地找鞋，马水鹅脸上的潮红还没有褪去，有些慌乱又有些撒娇地说：“叫你买两袋尿

素，你又忘咧？”

高远一拍脑门：“唉，这记性，下回下回。”

高远在前，水鹅在后，撩帘出门。高远推自行车，水鹅风情万种的两只大眼睛柔柔的罩着高远：“没心的，下乡路过记着来噢！”

高远：“记住咧，走咧啊，水鹅！”

水鹅：“记着把尿素捎来！”

高远在院门外：“记住咧，记住咧。”

高远骑上自行车出村，朝不远的三岸果园骑去。

路上的小风吹着高远稍稍有些发烫的红脸，高远情不自禁哼起歌曲：“地道战嗨地道战，埋伏下神兵千百万……”

拴拴探头探脑地回到家来，进院见高远的自行车不见了，便朝上屋走来。走到门口，为了谨慎一些，冲屋里叫了一声：“兔子喂了没？”

蹲在西墙根喂兔子的马水鹅不耐烦地：“喂咧喂咧，叫啥叫，没长眼睛！”

拴拴：“高远来咧？”

水鹅：“我托他给咱买尿素，你忘咧？”

拴拴：“买上咧？”

水鹅：“买上咧，说是今天要到几个村布置夏收工作，时间太紧驮不了，要不就驮来咧。”

拴拴蹲在台阶上低头抽烟去了。

水鹅：“听说二柱弄回良种公兔了，你抱上咱这两只母兔，去他家让他的良种公兔配一下。”

拴拴嘟哝了一句：“我不去。”

水鹅：“你不去？你不谁去？你让我一个女人家去配兔子？家里家外，什么事都靠我，要你这个男人干啥？”水鹅气哼哼进屋去

了。

一条蜿蜒的土路上，高远骑着自行车，唱着“地道战嗨庄稼汉……”过来了。

几棵桃树上的桃子已经熟了，高远正好走的口渴，便跳下车子，朝桃树走去。

他刚伸手捏住桃子，远处的一只黑狗发现了敌情，汪汪地狂吠起来。

这只黑狗是果园的守护者，见有人采摘桃子，自然会恪尽职守。看园子的是三岸的年轻人汪百成，他见有人偷摘桃子，起初有些恼火，待仔细看，认出是公社干部高远，便死死拽住手里的拴狗链子，厉声喝令：“黑子！黑子！”

黑子居然不听百成的喝令，一扑一扑地冲击，突然，黑子挣断了链子，呼地扑上去了！

百成吓刹胆子，狂呼：“黑子！黑子！回来！”

喊着，汪百成就紧追着扑上去了，他试图控制自己的爱犬，千万不敢咬了老高。

汪百成已经晚了，黑子已经冲上去了，高远见黑子挣断了链子，已觉不妙，正要逃跑，黑子已经咬掉了裤腿的一块碎布片，高远手无寸铁，灵机一动抓起自行车进行阻挡，然而黑子太激动了，几次把高远连人带车子扑倒在地，弄得高远大背头也乱了，浑身上下一身灰土！

“黑子！黑子！”

汪百成奋不顾身地扑向黑子，甚至被黑子冲撞得也是人仰马翻，灰土一身！尽管这样，百成知道后果的不堪设想，他只有不顾命了，抱住黑子的脑袋，大呼：“黑子！黑子！”

汪百成终于控制住了黑子。

高远在渠沟中间惊恐地喘着粗气。

汪百成死抱住黑子，对高远连声道歉：“让你受惊咧，受惊咧，这疯狗！这疯狗！”

黑子呼噜着，狂吠着……

高远扔下自行车，连滚带爬地逃到了龙峪河边，他回头吼叫：“汪百成，你这个地主狗崽子，你等着，你给老子等着！”

说完，就跑过河去了。

汪百成把黑子拖到拴狗的树桩子跟前，把黑子重新拴好，他没好气地说：“闯祸咧！黑子呀黑子，你也不看你咬的是谁咧，你可给咱闯下大祸咧！”

黑子像是听懂了他的话似的，不好意思地趴在地上，灰溜溜的样子。

高远气急败坏地闯进三岸大队支书叶红林家的院子，叶红林一家正在院里晒玉米，叶红林吃惊地道：“啊呀，老高？”

叶红林费解地：“你这是从哪儿来的，咋弄成这样？”

高远狼狈地坐到屋檐下的石阶上，一脸的恼怒。

叶红林：“你这裤腿咋烂咧，老高？”

高远：“哈呀，你们三岸这地方风水硬咧，地主儿子敢放狗咬人！”

叶红林惊万分：“谁！哪个地主儿子敢放狗咬人？”

高远：“还有谁，汪百成！”

叶红林惊叫起来：“汪百成？不会吧，老高你是不是看错咧，汪百成敢放狗咬人？”

高远：“我看错咧？我把母狗子还能看成个牙狗！你村在定果园人选的时候，有人说他是地主儿子，不该进果园，后来不是因为这小子懂点技术才留在果园的吗？咱不是还跑到果园去跟这小子见过一面吗？我能认错他！”

叶红林这时彻底慌了：“他一个地主儿子敢放狗咬公社干部，

这楞熊疯咧，疯咧！”

高远：“你们三岸风水硬咧，平常跟你们说阶级斗争，你们总是嘻嘻哈哈的以为跟你们耍咧！”

叶红林突然想起：“啊呀！这是狗咬的。小心狂犬病，润良她妈，你给咱赶快叫一下周二，就说老高让狗咬咧，赶快赶快！”

红林老婆放下手上的耙子，朝门外走去。

叶红林大吼：“你能不能紧跑两步！这货，娃跌井里她也没两步紧走！”

润良他妈颠着肚子跑了。

汪百成把高远摔扁了的自行车圈用双膝夹正，车把拧了，鸡大腿也卡了，百成找来工具，一阵叮叮当当，总算给修好了，他转动脚蹬子，车轮发出“扎扎”的声音，听起来颇感悦耳。

黑子闭着眼，蹲在一旁，好似在反省自己犯下的错误。

百成又端来一盆清水，仔细清洗擦拭着自行车上的泥污，经过这么一弄，老高的自行车跟新的一样，锃锃亮亮，放着清新的光芒。

周二给高远被狗抓破的脸上手上涂好紫药水，又在他的屁股蛋子上打了预防狂犬病的针，说：“没事咧，打上这针就没事咧，伤口过两天就好咧。”

这时四五个基干民兵背着枪就跑来了，为首的一个叫周贵，此人是三岸村的民兵营长。周贵冲动地吼道：“反了天咧，真反了天咧，地主儿子放狗咬人，这还有王法没咧！”

叶红林老婆给高远端来脸盆，想让高远洗一下头上脸上的土，周二见状急忙制止：“伤口刚刚处理过，千万不敢拿水洗，一洗反倒容易感染。”红林扭脸冲周贵说：“先把狗日的捆了，全三岸游街批斗！”

周贵把枪一拎：“走！收拾这个瞎熊。”

几个基干民兵跑到院门时，红林又补一句：“对咧，把那疯狗给

咱打死!”

周贵:“知道咧!”

汪百成还在擦拭高远的自行车,黑子忽然呼地叫了起来,汪百成抬头,见龙峪河对岸跑来几个人。

汪百成万万没有想到,命运之手已经扼住了他的喉咙!懵懵懂懂的年轻人,压根没有感到危险的来临,他在水盆里拧了两把破毛巾,重又低头擦拭车子去了。

黑子叫的更凶了。

“砰砰”两枪,黑子迎声倒下。

百成惊恐地回头时,周贵他们已冲到了他的身边,几只黑洞洞的枪口同时顶住了汪百成的脑袋。

汪百成试图回头看一下来人到底是谁,但黑洞洞的枪口抵着他的脑袋,让他无法扭过脸来。

周贵:“捆了!”

基干民兵马上动作利索地把汪百成捆了个结实!汪百成脑袋上的汗立时就淌下来了,他胳膊被反剪着,疼的龇牙咧嘴。年轻人试图挣扎,让周贵一脚踹在腿颈窝,汪百成眼前一黑,扑通一下就跪倒了。

另一基干民兵跑到黑子的尸体跟前,用枪拨拉了一下黑子的脑袋:“死咧!哈呀贵哥,你这枪法真准啊。”

几个基干民兵押着地主儿子汪百成转巷子,游街批斗。有人还给汪百成临时用报纸卷了一个圆筒状的纸高帽。

其中一个戴军帽的基干民兵,在给汪百成脖子上挂牌子时,狠狠地拽了一把吊牌子的细铁丝,百成疼得为之一抖。

另一年轻民兵下意识地吧铁丝往领口外挪了挪,悄声道:“轻点儿,轻点儿,铁丝在肉里头咧。”

那民兵顺手一掌掴在百成后脑勺上,重又把铁丝勒进脖子里,

道：“把狗日的脑袋勒掉才好呢，低头认罪！”

汪百成的腰已经弯得如同一只虾米，他感激的扭起脸来，朝那个年轻民兵投去泪花花的一眼。

汪百成被周贵像牵着一只狗一样牵着，锣声响处，男男女女从自家的院门跑出来，他们有的拎着筐罗，有的提着簸箕，还有的端着饭碗……

汪百成和民兵的后面，跟着一群看热闹的碎脑娃娃。

汪百成：“我是地主儿子汪百成，我……罪恶，我……反动……我的狗咬了高干部……我认罪……”

游街队伍来到叶秉南家门前。叶红莽第一个跑出门来，紧接着红莽妈和红莽爸也闻声出来。叶秉南：“这是咋咧？”

叶红莽：“百成？”

红莽妈：“像百成，这娃咋咧？”

汪百成喊叫：“我是地主儿子汪百成，我的狗咬了公社高干部——我有罪，我低头……”

周贵凶狠地扯着牵绳：“啥你的狗咬了高干部！是你放狗咬了高干部！狗日的，还挺会避重就轻！”

汪百成：“我是地主儿子汪百成，我的狗咬了公社高干部——”

还没等话音落下，他的后腰就挨了一枪托：“他妈的，喊，你放狗咬了高干部！”

汪百成扭着脸辩解：“我真的没放狗么，黑子见高干部摘桃，挣断拴狗链子咧，我哪敢放狗咬人么。”

他的这番辩解招致又一顿拳打脚踢枪端。

叶秉南：“过分咧，过分咧，这高远过分咧。百成这娃不是放狗伤人的人嘛，再说狗咬人一口，人不能再咬狗一口么，真正过分咧。”

这时叶红莽的姑姑叶秉贤和红庆媳妇等七八个妇女闻声跑来。

红庆媳妇：“咋咧咋咧？”

红莽妈：“百成的狗咬了老高咧。”

红庆媳妇：“哪个老高？”

红莽：“公社的高远。”

红庆媳妇：“高政策？妈呀，咋咬了他咧，这可闯大祸咧！”

游斗汪百成的队伍渐渐远去，而围在叶秉南家门前的这群村民却议论不休。

叶秉南：“这是啥事咧，欺负人也不能这么欺负嘛！”

红莽妈：“你快悄悄的哇，不怕让人听见。”

叶秉南：“听见能把我咋？我又不是地主，他游不了我的街！”

建建妈：“这个老高，听说人家娃刚给他把自行车擦干净，枪就指住脑袋咧。”

叶秉贤：“狗把链子挣断了么，又不是故意放开咬的，百成那娃是个放狗咬人的人？”

周二：“不管咋，你把人咬了么，这就是不对么，你咬的是人家高干部么，这你还说啥？”

叶秉贤：“是狗把高干部咬了，还是百成把高干部咬了，要是百成把高干部咬了，那活该让人家游他的街！”

红莽：“哼，我看是狗把百成咬咧！”说罢，扭身进门去了。

叶秉贤：“这个红林也是，高远瞎闹，你不能跟着瞎闹么，这像个啥？”

红庆媳妇：“嗨，这二年的红林，可不是前二年的红林咧。他娘那个腿，要我说，咬错地方咧，咬腿干啥，咬掉裆里那滴溜达的二两肉就好咧，省得让高政策走哪儿就把骚味儿带哪儿。”

老地主汪心宽左右开弓，重重地抽打自己的老脸。

汪心宽：“娃这个街是游在成分上咧，谁让我头上戴这顶地主帽子咧！”